

汉江流到陕西石泉这一段，水面忽然开阔了。风从上游吹下来，江面便起了极细的皱纹，密密麻麻的。对岸的山是黛青色的，一座叠着一座往远处退，越远越淡，最后化成淡淡的墨痕，融在天边灰白的雾里。

顺着江岸往东走不远，有一处赭红色的石矶，当地人叫它“红石包”。那石头是红色砂砾岩，圆墩墩地蹲在水边。几股泉水从红石包缝隙间渗出来，清凌凌的，在石面上淌成亮晶晶的细流，然后汇入汉江。

这就是“石泉”。

从东门进，才算真正进了老城。

东门的门洞有七八米深，站在外面望进去，像一条缩短了隧道，射来的光是椭圆的，把门洞里照得半明半暗。城门顶上嵌着一方石匾，匾上是“远瞩金州”4个大字。走进门洞，老街便真真切切地铺在眼前了。青石板路东西向延展，石板大大小小，排列得密密的。街面宽不过4米，两边的屋檐朝中间伸。檐下挂着一排红灯笼，风一吹，齐刷刷地往一个方向摆。往高处看，是马头墙，白的墙身，青的瓦顶，檐角翘得高高的，像鸟的翅膀，一堵一堵挨着，高矮相仿。老城不大，站在东门口上往西望去，千米光景，便望见了西门的门洞。

石泉县署在城的正中位置，建于明洪武年间。当年规制齐整：大门三楹，仪门三楹，大堂、二堂、三堂各三楹，大门东侧有衙神庙，供奉萧何、曹参，西侧有囿圉。如今，重建的大堂孤零零地立着。大堂中悬着



石泉老城

文 / 柳笛

“明镜高悬”4个字，底下一张条案、一把椅子，案后立着“肃静”“回避”木牌。门柱上的楹联，出自清康熙年间河南内乡知县高以永：“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；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勿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。”这副楹联放在石泉这样的老县城，倒也格外贴切。

禹王宫的正殿门朝南开。殿前有一对石龟，每一只都比书桌大。龟背隆着，刻满了六边形的甲纹。伸手放上去，掌心贴着龟背，能感到那些浅浅的纹路，温温凉凉的。殿墙是青砖的，砖上有烧制时留下的“禹王宫”3个字，字的边缘微微鼓起，是砖坯入窑前用模子压出来的。殿的正中供着大禹像，泥塑彩绘，颜色鲜亮。两

壁墙上画着大禹治水的故事，一幅连着一幅。画上的大禹穿着粗布衣裳，扛着锸，水淹到膝盖，他还在往前走。

石泉人信大禹，每年六月六都办禹王会。当地有“禹生石泉”的旧说，到底真不真，谁也不去深究。信了，便有了过节的由头。

天擦黑的时候，人群往广场上聚。先是鼓响，一面大鼓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沉沉厚厚的，像从地心里传出来的心跳。然后“火狮子”出来了。狮子是竹篾扎的架子，外面糊了纸，画着红红绿绿的鳞。狮身里点了蜡烛，整头狮子成了会走的大灯笼。有人举着烟花筒对准狮子喷，火花“嗤”地蹿出来，狮子在火花里翻滚、躲闪，人群一会儿退后，一会儿涌上，很是热闹。

老街的石锅鱼店一家挨着一家，热气从每家的门里溢出来，在路灯底下汇成暖暖的雾。

掀开一家店的门帘，石锅便端上桌。锅是整块花岗岩凿的，外面糙糙，里面却打磨得光滑，像一面深灰色的镜子。底下的炭火红红的，汤在锅里翻滚，“咕嘟咕嘟”地响，气泡密密地从底上升上来。热气扑在脸上，湿湿热热的。服务员端来鱼片。江团，肉是白的，半透明，薄得能看见盘子底下的青花。筷子夹起一片，放进滚汤里，鱼片一沾着热，边沿便立刻卷起来，颜色从透亮变成雪白。夹起来咬一口，酸辣的味儿在舌尖上一碰就化开了，一股暖意便从喉咙口滑下去，整个人像被温过的被子裹住了。

从店门出来，走到西门。西门的楼阁是建得最好的，重檐歇山，灰筒瓦在月光下泛着银银的光。“秀挹西江”4个字，在灯光里半明半暗。

站在西门望过去，千米长街在月色下泛着灰白的光，两边的马头墙只剩下墨黑的剪影，高高低低，沉默在夜色里。

这就是石泉老城。600多年了，它没有被水冲走，没有被时间磨平。它与世无争，与人不辩，它只是还在。

明天这条街还会有人走。会有孩子在青石板上跑，会有游客在东门西门下拍照，会有老人搬了竹凳在屋檐下乘凉。我走过的街道，明天会有另一些人走过，那脚步声，和600年前的脚步声，和我今天的脚步声，都会在石头深处叠在一起。

草木深处的长调（组诗）

文 / 阎晋

一

从一棵草上
可以看到风的纹理
从一片草上
可以看到风的形状
从一坡草上
可以看到风的色彩
从一座高原的草上
可以看到风的落日与黄昏

二

这望向上天的眼睛——
“九十九泉”是九十九颗
大地的明眸

秋风在吹，彩幡在响
站在草原深处，黄花轻语
反复告诉我们生命的秘密
烈日与暴雨
反复清洗天空与大地
让石头比羊群更白
让流水比青草更绿

每一座站立在
泉水边的蒙古包
都像雨后轻轻
拱起的奶白鲜嫩的蘑菇伞
伞下
一锅鼎沸的烟火人间

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一隅，我的故乡准格尔，安然静立。浩荡黄河穿山越谷，奔涌而来，温柔又磅礴地环抱着这片土地。

打记事起，满眼都是沟壑纵横的黄土地，一道梁连着一道沟，层层叠叠。蜿蜒东去的黄河，流经故土，绵延不绝。

故土的变迁是刻在时光里的印记。老一辈人常说，过去的准格尔是“十年九旱”的地方。那时候，村里多是土坯房，黄土夯墙，茅草盖顶，下雨天漏雨，刮风天进沙。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。

进入新世纪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丰富的煤炭资源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乌金之城”。煤矿陆续开发，电厂相继建起，公路、铁路四通八达。曾经的黄土坡上，一块块光伏板铺成蓝色海洋，现代化厂房拔地而

起。薛家湾高楼林立，街道宽阔，灯火璀璨。黄土路变成柏油路，通到家门口。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、楼房，窗明几净，暖和又舒服。曾经靠天吃饭的庄稼人，有的进了工厂，有的搞起了种养业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准格尔是多民族聚居之地，多元的人文底色，糅合出独特的民俗肌理，让这片黄河畔的土地，既有山河的雄浑辽阔，更有烟火人间的鲜活风情。

这里的人热情好客、耿直善良。各民族亲如一家，谁家有事儿，街坊四邻都来帮忙，不图回报，只讲情义。逢年过节最是热闹。腊月二十三，蒙古族祭火，汉族祭灶，烟火袅袅，祈福安康。除夕守岁，灯火通明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

黄河岸边是故乡

文 / 秋石

吃年夜饭、拉家常。正月里，扭秧歌、唱漫瀚调，更是热闹非凡。漫瀚调是准格尔独有的非遗艺术，糅合蒙古族民歌与汉族小调，高亢悠扬，唱的是家乡美、日子好和邻里情。四胡、笛子、扬琴合奏起来，歌声飘向山野，听得人心里格外敞亮。

最让人难忘的故土味道，是刻在舌尖上的乡愁。

准格尔的街头巷尾，碗托是最常见的小吃。用荞麦面调糊蒸制而成的碗托筋道爽滑，切成小块，浇上秘制酱汁，酸辣开胃，边走边吃，满是惬意。酸粥是家家户户都爱的吃食，由发酵的小米熬煮而成，口感酸甜醇厚，夏天喝解暑，冬天喝暖胃，就着红腌菜，简单却

下饭。黄河炖鱼更是一绝，黄河鲤鱼肉质鲜嫩，炖出的汤汁浓郁，老豆腐浸在其中，吸满汤汁，鲜香无比。逢年过节的“六六八八”宴更是丰盛，六蒸六炒、八蒸八炖，酥鸡、过油肉、焖肉、清蒸羊肉，摆上满满一桌，招待宾客，体面又美味。

小时候，最盼着中秋节打月饼。村里几家人凑在一起，垒起土灶，生起柴火，妇女们和面、包馅、压模。月饼模子刻着喜鹊登梅、花开富贵的图案，烤出的月饼金黄油亮，香气飘满整个村子。过年时蒸花馍、压粉条，花馍捏成花、鱼、娃娃的模样，点上红点，喜庆吉祥；粉条筋道爽滑，寓意长长久久，都是对生活的美好期盼。二月二点面灯、吃猪头肉，

四月八赶庙会、看晋剧，每一个节日都有专属的仪式感，藏着祖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。

这里曾经是走西口的必经驿站。昔日晋陕先民跋山涉水，渡过滔滔黄河，与各民族比邻而居，一同开荒拓土、耕耘劳作、繁衍生息。

岁月流转，黄河依旧，渡口静立。那些岁月早已融入这片土地，淬炼出准格尔特人质朴、良善、坚韧、包容的精神品格。离开家乡多年，纵使走遍千山万水，始终放不下准格尔的一山一水，忘不了乡亲们的古道热肠。每次归来，踏上故乡的黄土地，满耳都是熟悉的乡音。

准格尔，生我养我的故土，一沟一梁、一草一木，都镌刻着我的童年时光。我深深懂得，无论身在天涯海角，这里都是我灵魂的归处，是此生温暖的港湾。